



以熱心和專業 贏得社會認同

第一屆理事長 陳景松 | (77.04.30就任，任期3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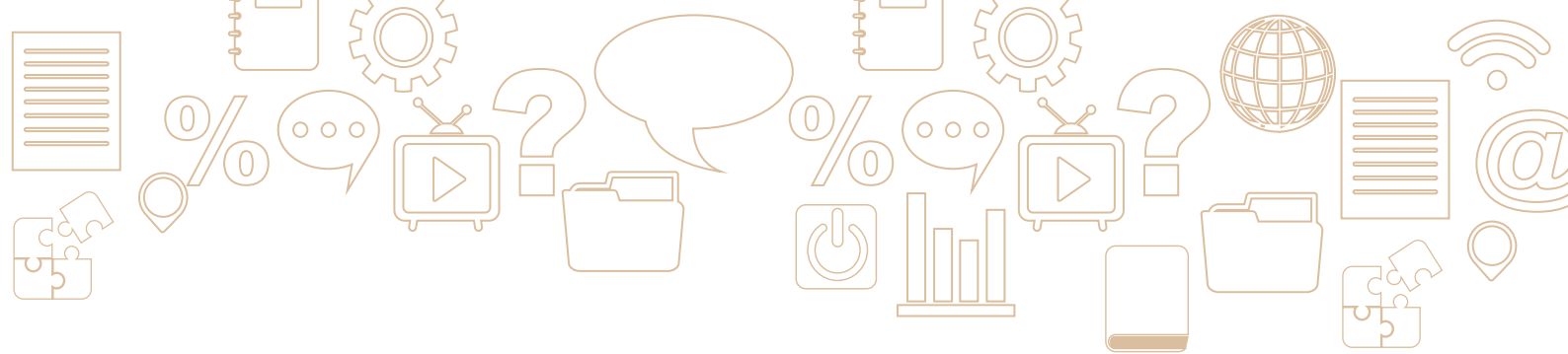
談到電信公會的創立，有他社會背景。當時我們從事的電話業務，是按鍵電話機，我們銷售給台灣一些電信同業，按鍵電話系統，就是要讓企業、工廠還有家庭，只要具備幾條外線，它可以有擴充到三倍五倍的內線，這是當年通訊時代的趨勢必要性。但是通訊這樣的一個工程，它的管理方式跟它的一些規章，都是中華電信所擬訂的，所以中華電信當時就是事業主管機關。由於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它不能專業地為這些業者服務，所以在中華電信局的壟斷之下，我們電信工程業遭受到很多的困擾跟無奈。

怎麼說呢，一個案件的工程，假如已經做好，它必須外線接起來，才可以達成整個系統的通話跟系統連接的效果。中華電信沒有來接外線，根本拿不到工程費，業主也不會給你，所以就要請電信局根據它的規章來檢查一些我們所謂的弱電系統。那個班長要檢查，我們用車子到電信局去載他，一天可以檢查四個地方，他有時到十一點才下來，那麼多人等他一個，他就檢查一件而已，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詬病的，因為不只工廠要急

著結尾收款，企業工廠，工作場所也需要馬上通外線，方便做對外聯絡，一個很迫切時效的問題，但是它是老大就壟斷且不積極。

第二，壟斷到什麼地步呢？我們家庭跟電信局申請外線，我們的外線在客廳一台電話機，我們的厝內要再加裝一台分機，也是有線的，一定要跟中華電信買它的撥話盤電話機，它的撥盤電話機來自台中遠通公司，當然不要說有什麼產業的掛鉤，但是它的價格又貴，如果沒有買它的話機，就是違法，而當時我們的企業跟通信業已經有可以代替撥話盤的按鈕電話機，但那不合法。我記得民國75年台中工業區要二十條外線，短短二公里，二十條外線拿多少錢你知道嗎？拿570萬，一條外線拿27萬，很恐怖，當時那可以買兩幢房子。基於中華電信這樣一個國營事業機構，我們通訊行包括我這個生產盤商，都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專業公會，在某種程度跟內政部或是經濟部工業局協調，把這個不合理的一些驗證制度、中華電信制度可以打破，也就是電信自由化的前身。

我在第一屆就召集一些我們同業先進總



共五個人，花了一年多時間來擬訂一些電信公會的章程，所以第一屆經過一年半的籌劃，因當時電信的管理還牽涉到警備總部，電檢法，所以我們在要成立公會的時候，我被警備總部叫去問了三天，說你為什麼要成立公會？我就很簡單說，你家裡的電話機、分機難道你不會監聽嗎？一定政府有監聽的，要不然為什麼話機要買電信局的。再來就是到裡面的接地，電信箱裏面有接地線，不行，要跨過去，別人不讓你跨過去，連接地線都管制，所以這一些讓我們的工程行受到如此的種種管制，最後公會是成立了。我們要感謝我們幾位前輩，我們順利在第一屆召開的時候，當時大概有一百八十幾位會員是創始會員，慢慢的一直在擴大，布局在整個台灣通訊業，北中南包括花蓮台東，我們成立了五個委員會，現在已經擴大到六個委員會，分布在各地區，當時的章程裏面，我們設計了102個會員代表，102個代表是經過選舉，由會員直選102個會員代表的，102個代表再經選舉產生一個核心的理監事，理事27位，監事9位，總共36位，這個組織架構沿用三十年到現在還是很好用，都沒有一點變化，很值得驕傲。就像人說的“樹根站得穩，樹就會大樑”。

所以這一路走下來，當然每一屆的理事長都非常熱心用心在為公會的業務打拼。我感到驕傲也很感恩，我們終於有這樣一個受大家認定，非常茁壯而且非常讓人欣賞的一個台灣區電信同業公會，為什麼呢？當時我第一屆理事長的時候，章程是沒有規定理事長不能連任二屆，我想我們的人才很多，所以我建立一個潛規則，一人做一屆就好，沿用到現在。我們的選舉沒有分派系也沒有聽過爭議，共同推動下，每一屆就非常順利產

生一個核心合作的理監事會，所以，這個在與別的公會選舉上常有爭議性很大的一個文化上的根本差異。

再來一個是，因為各地區的主委是由理事長選派，理事長選派的主任委員要服務當地區，需得到很多人的認同，那他手下就管理了三十幾位委員，也不會比總會還小，規模很大，所以，這樣的互動下來，所有的跨區聯誼及很多的展覽大家彼此互相的支援。一個非常讓人很感動的就是，我們這些委員，還有服務過的，我們聘為顧問，所有過去在公會裏面服務過的或卸任的幹部，大家還一直保持聯繫，有人身體不適，全省都會去看他，連高雄、嘉義要去台北玩，要去宜蘭玩宜蘭就出面招呼，因為我們公會的活躍性與團結的特性，似乎在台灣，可以當標桿，可以當模範。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從事電信，但是我還是一樣對我們的公會有一份感情，有一份的期許也一路感恩，我期待電信公會，站穩專業，持續擴大發展。

以前說兩岸要簽訂服貿，假如真實施的話，我認為電信業不會被淘汰，為什麼？因為電信工程業的公司它組織不大，公司大概四個、六個且全部需要去執業服務，網通有那麼大的市場，但都需要人面對直接服務，人是一種人文主義熱誠服務跟一個專業服務，得到社會的認同，所以我們的產業一定源源不斷，一定可以繼續留存下去。